

回忆辛亥革命前后青年的思想动向

贾心斋 遗作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武昌一呼，天下响应，迅速摧毁三百年间的满清王朝，摧毁四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没有完成革命任务，而就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说，仍有其极为重大的意义。当时青年学生在这次革命潮流的激荡中，思想上也发生过剧烈的变化。

辛亥革命这一年，我正在北京筹边高等学校上学。这个学校隶属于蒙藏院，专为蒙藏改省储备人才而设。内有学习政治法律的普通科及学习蒙藏语等专科。学生大部分是归国的留洋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浸润，一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每人的思想上都迸发出革命的火焰，不顾死亡前夕的满清政府严厉的防范和暴力的压制，立即组织敢死队，宣传革

命思想，联系和鼓动社会力量，要把革命的锋芒插向满清政府的心脏。满清政府一面对于日益炫赫的革命声势，惊魂动魄，恐慌万状。一面对近在肘腋的学生运动感到威胁，始则用勒紧马缰的办法，加紧学生的课程，使你喘不过气来，无力外骛。但马仍是昂首长鸣，驰骋自如，丝毫没有放松革命活动。最后采用纵鸟归林的办法，强令学生各回原籍。这时，整个满清政府充满暗淡悲观的情绪，对于学校将来能否开学丧失了信心，因而发给同学们每人一张肄业证书。学生由于缺乏领导核心，社会秩序也渐趋紊乱，在极度紧张的空气中纷纷离校。

我回到家中，看见乡镇间仍是一片沉闷而静谧的景象，没有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反映这次革命并未深入人民群众间，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武昌起义后，清廷仓皇派兵镇压，第一回合遭到失败，不得不起用养痾于安阳的袁世凯。提起这个窃国大盗，不能不溯及戊戌变法这段故事。

戊戌变法虽只是昙花一现，而从数千年极端的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在天真的青年学生看来认为是一个进步。尤其施行的新政中开办学堂一项最符合青年学生的强烈愿望，我也曾经一度感到兴奋。当然，由于历史限制，那时还看不出新政府的本质属于改良主义，就是成功也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

维新刚刚百日，那顽固而阴狠的那拉氏一怒而吞噬了光绪，推翻了新政。袁世凯本是维新的成员，参预过机密。在那拉氏重新听政前夕的紧急关头，他却向荣禄告密，因而得到那拉氏的宠用。随着冰山之消逝——那拉氏之死，丧失权位，幽居故里，这个权利薰心、诡计多端的野心家是不甘寂寞的，效法狡兔三窟之计，暗中与国民党取得了联系。一旦被清廷起用，大耍其两面派的手法，于向武汉进军打了胜仗之后，按兵不动，一面以革命军声势浩大恫吓清廷，迫使溥仪退位，一面以手握重兵的资本，迫使国民党妥协，中途绞杀了革命，抢夺了总统的职位。

筹边高等学校于南北和议告成后复课，孙中山先生一度翩然莅临北京，除和袁氏洽商国是外，到各学校讲演实业计划，尤其是开办全国铁路的计划。青年学生对这位一代人蒙怀着极端崇拜的心情，及睹其风采，聆听言论，精神上更得到无比的鼓舞，思想上更受到极大的启发。未能涉想到他把国家大权拱手让给诸旧军阀之非计。

转瞬间我们肄业期满，同学中有门路的都到蒙藏院做了官，无门路的陷于“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徬徨境地。我是学习藏科的，本来可以去西藏服务。因路途遥远，拿不出巨额的旅费，只有向河南教育司注册，回到河南，适逢火药局发生爆炸事件，原因不明，三天后，当局侦缉四出，大抓学生，教育司长李敬修也以“嫌疑”二字遭到牵连。这种是非不明的黑暗政治使我们开始感到国体更新后仍是换汤不换药的一团糟，从武昌起义到民国成立，思想上迸发的革命烈火及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战斗热情，几乎被一瓢冷水渐灭殆尽，毅然决

然到了山西安泽县耕田种地经营农业。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历尽艰苦岁月，终于完成了孙中山所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进一步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迈上了日益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使我们逐渐认识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影响和失败的因素。当兹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之际，回忆当时我们青年学生的亲身感受以及思想的发展变化，也可作为小小的参证。

1961. 6. 15

注：贾心斋，原河南省副省长。

瓦岗寨小学成立及党支部诞生

刘 运 祥

我村小学是从几所私塾过渡而来，当时学校位于北门里路东，门朝西，原有堂屋、东屋、西屋十六间。校南有座影壁墙，上面有五尺宽空隙，塑有泥像三尊。该校学生有三十多名，具是地富子弟，董老备老师是位清末秀才（长垣县董新店人）教私塾。后来又添郭备之（上官村乡郝三寨人）和我村张运秀字抡元二人，村又扩二个班四十多名，命名为“育英小学”，教算术、国语、常识三科。这时，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了大学、中学、师范各类学校都有。该村知名人士张鹤亭字松轩（后改名张逸字天放）。他提倡科学，反对愚昧，于一九二八年开展剪发放足，打神拆庙，发动全村群众，兴建学校，一九二九年建新房三十八间，共计五十四间，一所新型学校全部落成，校门朝南，

(县排列为滑县县立第十九小学校)校门上面张又题写“发扬国粹，培植人才，精神奋斗，振兴中华”，张慧僧为名誉校长。

一九三〇年共产党员吴海修(字勇三)后为叛徒兰田)赴豫南做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入狱，张天放营救出狱后又安置到我村小学任教。因我村寨好安全，四方几十里学生如潮水涌到我村求学，学生人数增多，县又调来校长姚占春字照阳，张运春字景和，还有副校长王秀生携同乡王德堂、田省吾、王挽九、陈振亚等，具是长垣县人。把学生编为一、二、三、四、五、六年级六个班，附设女生一班，三十多人，教师靳廷秀(女，慈周寨乡郭屯人)。全校男女生三百多人。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正是国难当头，共产党员冷洁斯、杨勉夫妇二人，遭政治迫害，从河北弃乡来滑，聂真同慧僧为了散播革命种子宣传马列主义，将冷、杨安插瓦岗小学任教为掩护。到校后随即建立瓦岗党支部，冷为负责人。冷先发展党员校工伦万贞，又通

过万贞发展伦顺安（即叛徒鲁平），冷又发展学校西邻李世山（他包学校大粪每天收拾一次），杨也发展学校东邻寡妇刘赵氏。随积极成立穷人会，成员有李世山、蒋玉堂（卖烧饼，后入党），王付义（端石磨为业，后为党员），蒋运坤党员等十儿人，当时伦万贞星期天推着小车去到各村卖盐，进行革命宣传。李世山入党后，吴兰田想发展武装力量，叫他搞几支枪，世山说，“我不会打枪，公家的枪俺家没有。”吴说：“你和有枪的人谁友好你找他。”世山说：“我和刘运乾最好，我有困难借钱都是找他借，他还为我作担保人，他家有枪不知他肯借不借。”吴说：“你只管找他商量，不行再说。”李去找刘一说，刘愣住了，停了一会，运乾说：“大枪（捷克式）不行，我还有只短枪犍炮（单打一又叫牛角炮），给你两盘子弹，你拿走吧。”李拿走后交给了吴，吴一直没给李，刘运乾也没给李要过。发动枪时，伦万贞也找过刘运乾。

冷老师任五、六年级历史，讲书时由远及

近，结合“五卅”运动、“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九·一八”事变对学生进行革命斗争教育，于此同时，党支部创办“沙土周刊”党报，因瓦岗四面环沙而取名。这时刘仙桥对付校长王秀生说：“冷老师讲历史光讲农民起义、工人罢工的事”，王秀生（出身地主家庭）听学生说后，又见出版“沙土周刊”学校阅览栏里贴的很多，当时散发学生有伦性善、尹西福等人，引起王的恐慌说：“咱校也有共党分子啦，怀疑是冷搞的。”他对地主子弟刘仙桥说：

“他再上课胡扯八道，别听他的，情从教室里都出来了，给他办个丢人，刘仙桥按照王的意图，串通学生给冷大造舆论，王又找校董樊永贞说，冷是“共党分子”，不讲正课光闲扯把学生都教坏了，王又与同乡几位教师合谋策划发动五、六年级学生有计划、有预谋的想把冷从学校轰出去，一场革命斗争与反革命斗争在学校发生了。一天晚饭后，王唆使学生行动。一开始，就被万贞发现，马上去叫慧僧，慧僧迅速赶到学校，召集师生开会。当时我也在

场，学生喧闹不止，慧僧高声说：“大家安静点，不乱行不行。”大家一静，慧僧开了腔：

“老师、同学们有理可以说，胡捣乱不行。今晚这个乱子是坏人操纵，想把学校搞垮，我坚决不答应，凡是闹事学生一律开除，幕后策划老师一律撤职。”次日进行清查，结果开除学生十多名，以王秀生为首的顽固派也都被撤职清理出去。这次学校的动乱被慧僧平息了。但反动校董樊永贞等人不甘心失败，一方面谋抓万贞先审讯，另一方面又欲谋害冷老师，慧僧又找他们当面痛斥，警告遏止其行径，并将冷、杨夫妇搬到他家，以保其安全，事后慧僧又把冷调到二小庄邱寺小学，冷又暴露身份，离校到天津去了，吴因工作需要也调走了。

注：刘运祥：滑县瓦岗寨乡教师。

抗日战争回忆录

余克勤

编者按：余克勤，江西省人，1929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调八路军一二九师，任新三旅旅长，活跃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同日伪相周旋。指挥作战，屡挫敌锋，成为八路军中的优秀指战员，多次受到邓小平、刘伯承、杨得志等首长的表扬。

全国解放后，余克勤长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步兵学校的校长，为副兵团级。于1988年病逝。

本刊刊用余克勤的《抗日战争回忆录》，乃是作者近几年的闲暇回忆。内容丰富翔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一、不打鬼子非好汉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正在抗大一分校工

作。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侵略行径和残酷屠杀我国人民的罪行，早就按不住我杀敌复仇的怒火。当时连做梦也想的是到前方打仗。我认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一个八路军战士不同日本鬼子较量不能说是好样的，特别是我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干部，又没有什么文化，更不适合到前方打仗。但是由于当时没有这个条件，虽经多次要求，一心到前方去的愿望总是不能如愿。

一九三九年初，八路军总部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巩固挺进敌后以来大发展的成果，便于尔后继续发展，先后两次发出整军训令，要求经过整训，扩编队伍，加强主力部队的作战能力。部队经过整训迅速扩大，急需领导骨干。我记得是当年的初冬时节，晋东南的天气已觉得很冷。头场皑皑白雪蒙在太行山上，老远，老远就看得很清。就在这个时候，刘伯承司令员要在我们太行一分校（即抗大一分校）选调骨干到前线部队以加强其领导力量的消息传来了。我得知这一消息高兴极了。心想，这

回我到前线打鬼子的愿望该实现了。

太行一分校（即抗大一分校）就在晋东南的长治附近的村庄驻防。当时的校长是何长工同志，政治委员是黄如东同志，副校长是周纯泉同志。教育长是韦国清同志。我当时是在该校三营当营长（学员营）。听到前方部队从学校要人的消息后，我就三番五次地去找校长要求到前方去。开始何校长不愿意放我，说什么：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地方，比到前方打鬼子更重要。后来经过我多次要求，他看我的决心很大，就同意我的要求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出了学校后，分配的单位离学校越远越好，以便长期在战斗部队工作。事与愿违，何校长在同意我到部队去的同时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不能到远处部队去，只能到离学校很近的独立游击支队去，这样在部队工作一段后便于学校往回调。当时的独立游击支队属一二九师建制，驻防、活动在晋东南的长治、壶关、路安、陵川等地。

那时的调干是带着职务要人的。总部这次

从学校要三个干部到部队是当参谋长的。何长工校长同意我到部队后便说：独立游击支队缺参谋长这个角色，你去很合适，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我是个放牛娃出身的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一布袋，当参谋长，文化少了有困难，能给我一个有文化的人，帮我抄抄写写吗？”何校长满口答应了我的要求。他说：“要谁你就挑选吧。”我根据何校长的指示，在我们三营挑了十三队的文书姬英武同志。他是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字写得很好。他同我到了游击支队后，先是当文书，后来有了电台把他培养成了译电员，不久又当了机要股长。由于他身体、政治素质好，又有文化，后被选走当了飞行员。在空军成长为一名军级指挥员（空四军飞行副军长）。

何老，何长工同志是一位老革命。他在我们面前是一位长者而且是很受尊敬的首长，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東西，受到了不少教益。他的事业心特别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从不叫苦，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和群众共

甘苦。他身为一校之长，却没有半点架子。干部、学员都愿意和他接近。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指导很具体。对下级、对群众的疾苦非常关心。大家都说在何校长领导下工作没有后顾之忧。那时生活、医疗条件很差，同志们怕生病，何校长深知大家的心理，他一听到有谁病了，有空他亲自去看望；没空就指定专人看望、治疗，并叫认真组织护理。大家都愿意在他身边工作。何长工校长的优秀品质和热心教育事业的精神对我影响很深。这对我后来热心于军事学校的校长工作有很大关系。老同志们见了我风趣地说：“你真成校长迷了。”是的，党需要我干啥，我就迷啥。叫我当校长是党对我的信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是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只要党需要我从事教育工作，担任校长职务，我就应当迷上它，尽力把校长当好。

我们离开学校后，先到了三四四旅，旅部就在山西省高平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上级叫我们到这里是为了叫三四四旅派人护送我们过

封锁线到部队去。我们在旅部停留了不几天，集总（十八集团军总部）给我下达了到独立游击支队任参谋长的命令。这个支队的司令员是赵基梅同志，政治委员是谭甫仁同志。命令到了三四四旅后，该旅的参谋长韩东山同志就拿着命令，到旅部驻地去找我。我们两个过去互不相识，他见到我后便问：“你知道谁是余克勤吗？”我说：“你找他干什么？”韩东山同志说：“通知他到独立游击支队当参谋长的。”我一听这话，不加思索地随口便说：“他不在！”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因为我不愿意到离学校近的游击支队工作，愿走远些。他一听说我不在，转身便走了。过了不一会儿，韩东山同志又来问我：“余克勤同志回来没有？”我告诉他：“还没有。”他走后有人对他说，你问的那个人就是余克勤。他一听“啊”了一声，便又跑回来找我，一见面便不客气地说：“你这个家伙可真会捣人！叫我跑了三趟，腿都跑酸了。”他的话音刚落，在场的人都捧腹大笑了。他接着说：“你到独立游

击支队任参谋长的命令来了，准备赴任吧。”说罢又问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我当即答复：“马上就走！”第二天，我们在三四四旅派出人员的护送下前往独立游击支队去了。

二、在独立游击支队的日日夜夜

独立游击支队（也称赵谭支队）是我们八路军经过整军后组建起来的一支队伍，归一二九师领导。我一九三九年初冬到这个支队任参谋长时，已是三千余人的队伍了。

这支队伍的创立，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巩固我在太行地区取得的成果，准备继续扩大抗日根据地，在上级的指派下，由当时就是团政治处主任的赵基梅同志带着二十余名红军战士为骨干组建起来的。能记得起来的红军战士有：李天德、顾汉臣、勾先学、胡华居、甫长源、甫利德、夏得义等同志。他们后来都成了这个部队的基层领导骨干。

这个支队当时的领导人是：